

绷带俱乐部

(日)天童荒太 著
柳俊帆 译

日本最高文学奖直木奖NO.00年获得者天童荒太
青春治愈系小说代表作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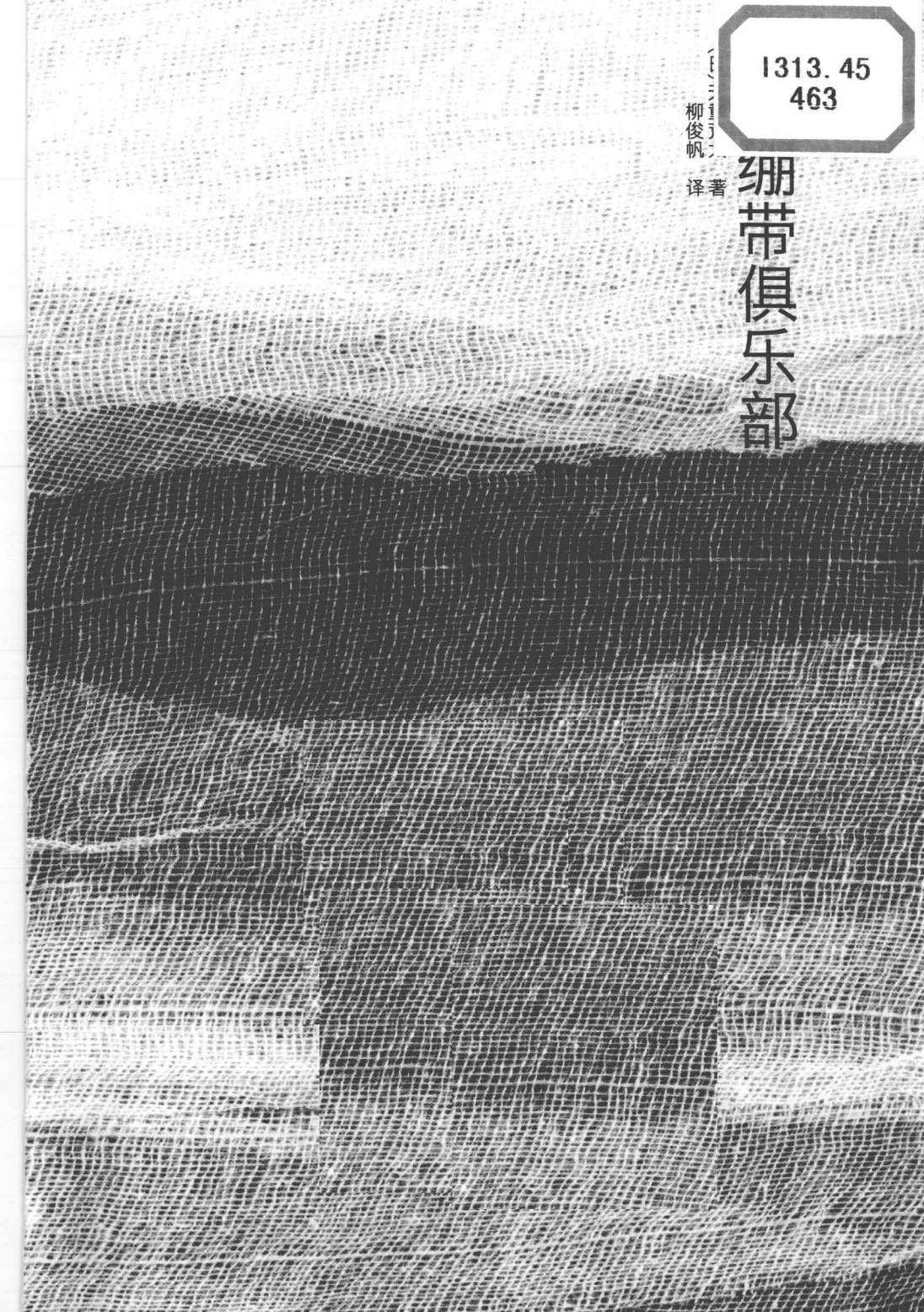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313.45
463

柳俊帆

译著

绷带俱乐部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HOTAI KURABU

Copyright © 2006 Arata Tend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KUMASHOB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IKUMASHOB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and Beijing SMSQ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本书译文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提供中文简体字版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9-2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绷带俱乐部/(日)天童荒太著;柳俊帆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633-9100-4

I. 绷… II. ①天…②柳… III. 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374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28号 邮政编码:2711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75 字数:80千字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003-014	伤 口
015-024	巢 穴
025-038	加入会员
039-046	包扎伤口
047-062	误 解
063-072	入 侵
073-084	组 团
085-098	代 沟
099-112	重 逢
113-128	共 鸣
129-150	仪 式
151-162	味 道
163-182	久违的重逢
183-198	蓝 天
199-212	乌 云
213-226	解 救
227-240	凉爽的风

伤口

* * *

该从哪个地方来做这个报告的开头呢？这个问题我稍微犹豫了一下。

应该从我出生的时候开始，还是从我父母离婚的时候开始呢？或者是在我出生之前，附近乡镇合并成这个城市并开始发展的时候开始呢？还是要追溯到更早之前，当这个城市被烧毁三分之一以前，或许会比较清楚吧！

不过，那个从大家手上带走重要事物的某个东西，在更早之前就存在了。

因为当我们察觉到的时候，是在俱乐部成立一阵子之后，所以还是从俱乐部成立的时间点来切入比较好吧！

故事发生在我十六岁，升上高二后一个月，某个晴朗的星期四午后。

当时的我，的确算是个小毛头。到现在我才能体会出所有重要东西的本质其实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好好守住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东西是无法挽回的。

那时大家都叫我“小笑”。在小学之前是从父姓，国中开始改从母姓，以后搞不好可能还会再改。不过因为自己的名字“笑美子”中有个“笑”字，所以被取了“小笑”这个绰号。

“你……你的绷带松掉了呀！”当时我在医院的楼顶上，有人从后面叫住我。

并不是因为我生了病。不，或许算是有点病吧！不过，那不是医院能治好的，这件事之后再提吧！总之，就是在我上完第五节地理课之后，我突然很想从高处眺望这整个城市。

学校的楼顶上了锁，市区里有两座百货公司的楼顶，一个是只有在夏季限定的露天啤酒节时开放，另一个则有令我不愿再去想的回忆。在北区的开发地中虽然有不少较高的大楼，但是离我的学校都蛮远的，要找到像那种随时翘课就能到，而且不太会有人来的高处，大概只有位于中央地区六层楼高的综合医院楼顶吧！

“喂，那个绷带松掉的女高中生，是不是因为裤子的绳子松掉了不敢乱动啊？”

此时靠着栏杆、看着不想去的那家百货公司顶楼摩天轮的我，往讲这句话的声音方向回头一看，瞪了他一眼。原本心想是哪来的色老头在叫我，结果在靠近中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穿着睡衣的少年。

他的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瘦瘦的，脸色有点苍白，不过浓眉下的一双眼，充满力量。头发理得很整齐，都在耳际之上，是那种在杂志上叫做“科技头”的旧世纪发型。而且在睡袍的胸口处，还贴了一些像是从书上剪下的黑人或阿拉伯人的大头照片，整个人散发出一种相当怪异的气味。

“你的手……手上的绷带，轻飘飘地像是在游泳哦！就好像是你泪流成河的样子。”

被他指了之后，我看着自己的左手，白色的绷带像是从我的制服袖口中散开垂落。当我开始慌张地用右手将绷带卷起来的时候，他便说：“原来是想割腕自杀呀，很痛吧？那看起来就好痛。很痛，对吧？啊，好痛！”虽然他表情扭曲，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但是在我听来只觉得那句话是在数落我，而且他微妙的关西腔口音也让我觉得有些不安。于是我决定不理睬他，开始卷起我的绷带，不过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怎么卷都卷不好。

“喂，那个松鼠（日语音译“里斯”）卡尔，大家是不

是也都叫他里斯卡啊？那个出生于里斯本的卡尔先生。”

“吵死了！我才没有割腕自杀（“自杀”的日文发音近似“里斯卡”）呢！”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回了嘴。

“哎呀，你不用瞒着我，也没关系哦！我也不会责怪你，也不会阻止你。我想你应该已经割上瘾了，而且很有快感，对吧？”

“那只是因为我在做晚饭的时候，大声斥责我弟来帮忙，一不小心菜刀滑落切到手而已。结果大家却一直说我是割腕自杀，快气死我了。讲话都不经过大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讲着讲着自己突然激动起来，绷带愈卷愈乱。

“是哦……那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说的‘大家’是指学校的人吧，真是同病相怜呀！”

他的声音突然沉重了起来。

“我居然跟那些讲话不经过大脑的人一样，真是糟糕呀！让我以死来谢罪吧！”

“……你在胡说什么啊！”

当我的目光移向他那边的一瞬间，快要卷好的绷带被晴朗天空下的风一吹，从我手中滑落。

楼顶被高高的铁丝网围住，顶端的部分还往内侧弯曲，是为了不让人容易跨越而设计的。于是绷带就乘着风，仿佛

白蛇一般，呈波浪状轻轻地越过了铁丝网。

在蓝天中肆意飞舞的绷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美。

“哇……你不觉得蛮漂亮的吗？”

没想到他要说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此时绷带突然像是全身无力般坠落于大楼之间。

“要不要我拿新的绷带给你啊？”

他从长椅站了起来，没想到他长得还蛮高的。

我回答：“不用了，我自己还有。”把放在地上的包包拿在手上，准备逃离现场。

“我叫井出野辰耶，我的好朋友都叫我迪诺。你也可以那样叫我。这听起来很像是意大利贵族的名称吧，像是‘迪诺查理’之类的。那，你叫什么名字咧？”

眼看着快被他制伏，感觉暗藏一股危机，于是我慌张地将张开的嘴合起来。

“什么嘛，干吗不跟我讲你的名字啊？算了，那就给我一个吻好了。”

这家伙是什么东西呀？真的是够怪异的。当我想装作没听到的时候，他就说：

“你的脸长得那么讨人喜欢，做我最后一个接吻对象的话应该勉强及格吧！”

“讨人喜欢的脸”……“勉强及格”……我打破沉默说：

“吵死了，变态。拜托你别吵我！”

“哇哇哇，生气了啊，我该不会就这样被甩了吧。看来还是去死好了。”

这家伙真的不是个普通人，心想还是早点撤退比较好，于是我从他背后往出口的地方走去。不过，他却什么话也没说，也没回头看，害我反而有点在意。

“那个……你刚说的那句话，该不会是当真的吧。”我停下脚步，对着他的侧脸说着。

那个自称迪诺的少年回头看着我：

“啊，你是说死那件事吗？我是当真的啊！我现在就要跨过铁丝网，去追刚才飘走的绷带。”

“你疯啦？别闹了吧！你在胡说什么啊！”

“死才不是件蠢事，那是一种神圣的安息、懦弱的逃避、轮回转世，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完全没办法再跟他耗下去了，不过又觉得要是他当真的话，好像会是我的错，于是忍不住对他说：

“要死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至少你不要在我走后没多久就去死。”

“死怎会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呢？要是我从这里跳下去

的话，下面还有人在走路，所以很有可能会酿成大意外；再者也会有人来收拾尸体，这样医院的形象也会因此变差。而且不只是家人，对于周围的人也将会造成某些心理负担。”

“什么嘛……是你自己说要死的耶！”

“是没错啊，不过你干吗一直说死是我自己个人的事啊，我只是把别人用的词顺势直接拿来用而已！我看你是觉得花脑筋想很麻烦，才会把‘自己个人的事’这种话丢给我的吧。”

此时的我词穷了，虽然我不是很懂他说的话，总之很不甘心自己回不了嘴。然后他突然露出落寞的表情，笑着说：

“嘿嘿，搞不好你是担心我才那么说的，真是不好意思呀。不过，因为把你的伤误认为是割腕自杀的伤口，被你说和你学校里的那群人是同类的事，还有被你甩了的事，我受伤了。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流着我的血，而且我已经快无法忍受那样的痛，因为令我受伤的事一直在发生。”

他的话语，沉重地在我耳边回荡着。瞄了他全身后，没发现到什么。当然，现场也没有流着什么血。虽然搞不太懂他的意思，但还是直觉地回了他一句：

“那你把血止住不就好了吗？”

他那忧郁的表情仿佛把我讲的话完全捣碎，过了一会

儿，沉重的皱眉渐渐绽开，变得开朗了起来。

“对哦，这方法还不错，那你给我一些绷带吧！你不是说你手上还有吗？”

他慢慢地走近。我很怕他会对我做出什么事，于是从包里拿出绷带，交给了他。

那个自称迪诺的家伙，露出令人意外的愉快笑容说：

“谢啦！你刚才的建议很有趣。”

向我拿了绷带后，他就回到刚才坐的长椅上。他把绷带拉开，在长椅的靠背处绕了两圈，然后用牙齿咬出裂缝。利用绷带两端打成一个蝴蝶结之后，看起来好像是在帮长椅包扎伤口。

接着迪诺又走到我刚刚站的地方，把绷带穿过铁丝网，拉了差不多三十厘米，然后再拉回来，做成一个圆圈状，两端再打上蝴蝶结。

在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里，缠上绷带后，刚才还流着红色血液，现在感觉就好像被漂亮地包扎着。

“这样就好了，血止住了。”

迪诺回头笑了一下。

看得入神的我，也不禁笑了起来。风景确实变得不一样了。

不过我感觉好像要被卷入危险的世界里，于是往出口的方向走去。正要打开门时传来一句：“欢迎再来呀！我会随时把内科的病床暖好等着你哦！”

他的声音就像是冲破青天一般，清脆又响亮。

